



龍潭集卷十一

書序

荆門州志序

荆門龔黃



著

竊惟夏王治水而禹貢作。周公體國而職方興。秦漢或郡或部而殊名。唐宋或道或路而異置。元立中書之省。明分布政之司。有地成圖。何朝無史。如我荆門州者。地鄰雲土。勢據方城。峻嶺

黛青遠接梁州河洛。長江練白。遙通建業豫章。  
神女雨自西來。舊是荊州雄鎮。天子日從東出。  
嗣爲榆社名邦。若夫吉士誕而多龍。門猶有柳。  
武人來而躍馬。戟屢生苔。竹分萬戶侯。政事多  
凌西漢。萍泛三湘。客聲名間重南金。花經韻客  
之吟。草偲醫人之采。可以並驅大楚。差堪上駟  
中原。至于今而賦稅日煩。民有流亡之苦。驛傳  
告瘁。馬多填壑之憂。山無石而不花。峯咸掩彩。

土有色而含碧。穴久成空。猶外飭之家。僅存門  
戶。譬內傷之病。虛此皮膚。舊有遺編。今多闕典。  
弔古探奇之士。撫後事而淒涼。觀風問俗之人。  
考新猷而感慨。徒深攬轡。空切停車。今幸徐侯。  
學窮二酉。才擅三長。每因偃草之餘。便弄生花  
之筆。纂摭近事。補輯全書。五色爲文。何媿千秋  
司馬。隻言靡贖。真稱一代董狐。

重脩叢臺呂祠序代

夫邛郫者。古趙都也。風流韻事偏多。椒儻奇人不少。完璧歸趙氏。首可碎于階庭。擊甌請秦王。氣實凌乎霄漢。盟盤歛毛生之血。鄰國聲高。飲器漆智伯之頭。諸侯氣懾。斬樓上美人之笑。數千客復來。全山中孤子之危。十五年不易。廉將軍披甲上馬。垂老百戰心雄。武安君饗士推牛。保塞十年功大。採桑來陌上。彈箏發拒主之歌。折柳向漳河。挾瑟唱離人之曲。感一顧而身嬰。

白刃。幾處報讐。徒四壁而土視黃金。千場縱博。仲連客子。咸高蹈海之風。虞卿遊人。亦慕捐侯之誼。繁難俱述。概舉其端。故弔平原君者。買絲欲繡。而過趙州土者。有酒爭澆。若武靈王也。負貌多奇。開言甚偉。犀比爲帶。獨臨上黨之尊。烏號作弓。遠報中山之怨。坐朝信而議五日。遊大陵。而出九門。高築叢臺。遙瞻敵國。倚飛雲而設級。身坐扶搖。傍危日以安欄。手捫閭闔。洞窻窳。

而成雪。珠簾掛翡翠之鈎。苑馥郁以生香。桂棟  
覆鴛鴦之瓦。河洛常山之形勝。羅列目前。林胡  
樓煩之人民。奔馳掌上。雖曹瞞銅雀。謾言岌岌  
千尋。卽燕昭金臺。祇是卑卑一簣。偉矣寰中壯  
麗的然。霸主雄圖。至唐盧生也。雖田舍兒。有風  
雲志。茅簷白日。暫拋東壁之書。短褐青駒。往看  
南山之稼。至卽舍中停驂稍憇。適純陽子跨鶴  
相逢。偶爾談心。凄然下泣。借炊而點。破塵勞之

幻。授枕而遂入富貴之場。鄰有崔氏女兒。娶爲  
盧家少婦。明年賜進士第。揚揚五百名之前。歷  
仕封趙國公。悠悠三十年之久。明見半生鬧熱。  
非復舊時淒涼。開眼而清華頓消。栩栩者翻成  
渺渺。回首而黃梁未熟。昧昧者陡覺醒醒。因立  
呂公之祠。並塑盧生之象。簷牙高啄。廊腰縵迴。  
殊過三醉岳陽人不識。朝夕鼓鐘。春秋蘋藻。卻  
勝屢尋宗諒。畫空懸。直將八洞並傳。豈止千秋

不朽。至于今日也。山河代易。風景遞殊。侯王塚  
上。鴟飛何處。尋翩翩公子。廝養門前。草長幾翻。  
念落落才人。野花畱作綺羅開。君王莫幸。絃管  
變成山鳥弄。臺榭爲墟。紫陌紅塵。那有人來學  
步。却山洛水。空教客到攢眉。然趙家宮闕多年。  
萬事自灰飛煙滅。若僊子門庭屢建。一朝亦鼠  
穴狐穿。顛屭摧殘。難榻唐人之字。果愚黯淡。誰  
作擅越之倡。金博山黃葉填平。鍊屈成蒼苔繡

滿。嗚呼。想起靈王趙勝。都從蝴蝶夢中生。筭來  
盧子僊翁。總向龜茲枕上過。不佞某。備員一邑。  
糜祿三年。偷閒載酒探奇。乘暇揮毫悼古。大繕  
叢臺之傾圮。陶瓦鳩工。重新呂廟之荒蕪。安亭  
鑿水。更輯壁間之詩賦。用俾匠氏以雕鐫。蓋南  
昌畫棟。滕王原生色于落霞秋水。而赤壁羽衣  
道士。亦借傳于斷岸江流。

補刻州志序

夫志有二難。其地有名山水人物。而不遇文士以寫其靈。則山水人物辱。有文士而不得名山水人物以盡其才。則文士亦辱。故有常璩羅含之藻筆。而後可以泚華陽湘中之異壤。有渚宮宜都之勝跡。而後不負知古袁崧之妙手。荆門其山則有內方。載在禹貢。其水則有蒙有惠。經李德裕歐陽脩眉山父子之題詠。其人則有楚公子春申。列於司馬遷傳。其遺事則有卞和之

璞。泣於荆而顯於趙。致留蘭相如秦庭一段佳話。山水人物。映帶千秋。其志屢修屢廢。纂輯於臨海徐公。可謂兩相遇矣。第山河如故。治亂相循。睠此一邦。遘難寔多。古如綠林之亂。漢綠林在今當陽。紅巾之亂。元紅巾在今羅田。幅幘繡繡。剥牀不免。迨明興而突殘於河北之趙劉。釋官可考。迭亂於鄖西之石李。故壘猶存。至於今日。衣冠削色。禮樂無聲。觀青山而下泣。顧流

水以興悲。何暇向黛色而艷登臨。過故宮而敲詞賦。惟有就材官劍客。達士通人。而事莫安矣。昔年刻志。梨棗半摧於爛熳。卷篇亂附於灰飛。宜即此時。另成款式。別作文章。察關津之要害。議武庫之戈殳。講倉庾之儲積。采經濟之宏談。教人以守國守家死忠死孝之義。畱一行有用典章。庶不負朝廷而有功父老。若夫點綴江山。鋪張古事。不過粉飾。何事多行。此郡侯石父侯後人。

### 唐六家七言古詩序

唐七言古詩。不失漢魏六朝之遺。要能造其極。亦止數家。若才能蓋代。法必從先者。則有李供奉白。借古人之旨。寫今日之事者。則有杜少陵甫。發元聲于時事。寓古旨于微言者。則有張司



茶籍王司馬建。至于縱橫遺響成規之外。窮工  
極變者。則有盧王川仝。李奉常賀。譬之人家子  
弟。李白不墜家聲。杜甫創守兼隆。肖子也。故集  
曰。李杜正聲。張籍王建堂構一新。門風如故。稱  
其家兒也。故集曰。張王樂府。盧仝李賀。雖放蕩  
自姿。稍廢前人之業。然風流儒雅。猶生祖父之  
光善。繼善述者也。故集曰。盧李變體。意此外非  
吾所敢知矣。

丁麗人詞序

張使君得丁麗人俞山人羨  
長王將軍漢翀各賦詩八章

城倚石頭。原有莫愁住。此江浮桂楫。相傳桃葉  
生來方。沉子夜之歌。又出丁家之艷。飛天卻月。  
擅藻粧臺。巧手靈心。吹香蕪圍嫁。京兆而就描。  
黛色向蒼梧。而請鬪綠珠。繡虎詞人。首賦白家  
樊素曲。屠龍壯士。爭翻韓老絳桃詩。

徐郡侯詩文序

嘗觀九苞雲翮。豈能大陸之馳千里。霜蹄莫作

長空之奮故。四循良之經濟。姓名不著于詞場。卽十才子之英華。事業罔流于宦海。精難旁注。材罕兼通。惟我徐侯。桃花流水相逢。山川特異。老子釋迦抱送氣。骨超凡生。爲臨海之偉人。出有居官之盛事。盱江水上。三年秋露不晞。楚塞山前。一日春風自遠。到處有桐鄉畏壘。旣兩漢爭奇。無言不大。曆開元復。千秋擅美。每乘簿書之暇。不廢詞翰之芳。望西堡而長歌。宛類書生。

氣味對東山而作賦。共推太守風流。時走千言。賈胡撐真珠舩來。層層是寶。興闌數語。匠石斫旃檀木去。片片皆香。別有鑄梨尚多。脫藁至于題詩哀孝子。包家墓草回春。琢句弔貞媛。趙氏鏡花不歇步。韻和烏臺御史。堪樹幟以戰壇前。手書遺蠻府參軍。免帨巾而呼道上。塔成鏤北門之水。疏草堆金。賓興增南國之風。參詞疊玉。潘安仁不能辦此。謝靈運想亦絕無。今頌刺史。

而綴大章因係荆門之事。衆推逸民而作小引。爲曾執圃之遊。且進藜藿于九鼎之前。用存雅道。而雜布褐于七襄之側。愈顯奇文。

### 詠古自序

江春海日。北固山因以益張。汾水秋鴻。花萼樓感而下泣。蓋騷人原借雲壑以寫其抑鬱。而古跡亦假楮墨以宣其英靈也。吾州介于山水之間。轄在荆襄之內。車馬繁而自成名勝。兵戎起

而易致銷亡。不佞坎壈多憂。崎嶇可笑。無宜爭之。名利。據衆棄之。煙霞披圖而上。荒臺偏向古來閒悶。命管而呼野鳥。聊爲老去開懷。庶幾送目不勞。得以放言無罪。凡有關於荆土。合而授之梓人。

### 楚聲自序

昔仲尼刪詩。以楚僭王而黜楚。楚遂無詩。迨屈原以放逐著離騷。楚無詩而有詩矣。嗣後詩盛

莫如唐。而其特著者。杜審言。祖孫孟浩然。皮日休。李群玉輩。數公皆吾楚。而楚詩益盛。卽至今而鍼七子之沉痾。掃一時之鈍賊。又皆吾楚人。李本寧詫詩亡而詩在楚。豈誇語哉。余幸生于楚。然以草莽賤微。才力綿薄。不惟不敢望屈騷之室。窺李唐之藩。又安能挾一矢而從今之諸君子。周旋漢江。脩方城一面之瑕耶。若夫孤憤之極。發爲嘯歌。則未必非脊茅之籟。而揭車之

吹也。因題之曰楚聲。

啓集自序

夫啓之類。近代絕少佳文。宦途視爲故事。然徵之甚急。而用亦太繁。如不才每因折簡相催。手困八乂之苦。甚或燒燈以應。身兼十吏之勞。得脫橐以爲懽。無意望閭公致賞。恨筆飛之不速。何心想女主稱奇。故自憎者以付秦坑。卽登刻者亦名燕石。

題姜公別卷序

姜公者。家本雋山。名知海內。文章意氣雄千古。少小多奇。裘馬風流。賽五陵。從來有韻。自乙卯而來。荆半刺。至己未。則在楚五年。諸凡境內名流。莫不登席。但係郢中奇士。半是通家。若此五子者。拓落諸生。飄零清客。下車卽內之門。下開幕。每延入座中。咏月嘲風。五夜精神。龍馬商文。較蕪。幾番議論。江河海之錯。而山之珍。金盤絡

繹。鐘已鳴而漏已盡。玉璣飛騰。或大蓋高車。掃雪問袁安之卧。或輕裘緩帶。披花聽杜甫之吟。或憐閔仲叔而遺肝。官輸赤仄。或愛陶淵明而送酒。門有白衣。不惟寂寂山城。爲百年僅見。卽此茫茫大楚。亦異世傳奇。茲者一朝司浙省之鹽。五子唱陽關之曲。攀轅勸酒。陌上風風雨雨。牽情把筆。題詩卷中。字字言言。惜別。俾成小引。用寫私悰。至于政在武城。另有詞標文筆。

李生生自誌墓銘序

昔韓昌黎文集成。其壻李漢爲之序。今生生自  
撰墓誌銘。壻江郎捐貲剗厠。且爲之題詞。此皆  
骨肉中知己也。雖然。死後虛名。不如生前杯酒。  
生生此誌。不免名根未斷。請與生生約。吾有青  
山十里。飛崖絕磴。邃洞幽壑。可以避秦。今世亂  
矣。當與生生誅茅種秫。定佚老藏身之計。生前  
孤憤。訢與清流。死後虛名。付之濁酒。又何必與

千秋豎儒。區區割菽圃之名哉。生生其許我不

王郡侯政略序

竊謂田野無稱功之誼。煙霞非頌德之人。地旣  
相懸。事尤不類。然而草花入詠。誰非父母之仁。  
魚鳥相親。總屬君侯之賜。謹因諸款。用次隻言。  
夫荆門南與北而交通。終日車來馬去。山接湖  
而不斷。連年怨雨愁暘。田賦多。簿書繁。正需霹  
靂之手。精神竭。血脉滯。猶急雨露之私。幸遇郡

音澤集 卷二  
三晉名流。百年間氣。慈念真心共注。高才朗  
識兼優。始仕邛州。何異文翁之化西蜀。喬遷荆  
土。依然杜母之治南陽。煖噓兩堡春風。冷透雙  
泉夜月。旣臻元爵神康之治。因集田疇子弟之  
歌。有如西討東征。圉人疲于霜雪。封藩建邸。良  
馬困于風塵。侯則州驛並行。錢糧蚤發。而馬政  
清。有如原丁舊賦。彼減此增。乃有富者田多而  
賦不或加。甚至貧者產去而丁存如故。侯則衷

多益寡。稱物平施。而戶口均。有如青青子矜。公  
門之桃李。芄芃棫樸。王國之棟梁。侯則愛評游  
夏之文。獨重滅明之節。而學校尊。有如石以聽  
斷。司寇所憑。金作贖刑。古人不廢。侯則重廷評  
之兩造。慎劉寵之一錢。而訟獄平。有如身一處  
于脂膏。幾能念愁人之苦。志原求在飽煖。誰肯  
捐公府之財。侯則義氣雲霄。黃金糞土。而施與  
多。有如逋賦之家已絕。經承之手全無。相沿不

得一人。何處可加三尺。侯則寧捐俸錢以代補。必不苦責以株連。而積欠消。有如澗藻溪毛。不廢王侯之獻。狐皮狸革。本因公子之裘。侯則苦節原脩于未仕。清風益著于當官。而餽獻卻。有如薪如桂而米如珠。本薄不堪浪取。室若罄而囊若水。利微那得長羈。侯則貴賤亦等于民間。支發不緩于時刻。而行戶權。有如赤子無知而犯法。父不哀矜。赭衣有罪以臨刑。誰來問泣。侯

則但遇罹五刑之網。必求合三宥之仁。而冤抑伸。有如紫襖朱襦。非正人之褻服。高巾廣袖。乃蕩子之淫風。侯則衣冠不取投時。布素寧其淡樸。而雅素敦。有如高人入境。只傳更鼓分明。王者臨津。但問橋梁脩廢。侯則高閣有於倫之響。流波無病涉之人。而脩建興。有如就綠水而出芙蓉。豈乏元察之選。屈青鸞而栖枳棘。原多公輔之材。侯則視佐幕如家人。等同寅如兄弟。而



青溪集 卷二  
察屬親。有如滄溟聽禾苗之腐。而祈禱不脩。亢旱任金石之流。而坵壇不設。侯則丹心格帝。素烟憂民。十步竭九首之誠。一辦殫三熏之潔。而雨暘若。夫片善猶堪勵世。一言可以興王。况善政條條。播傳衆口。嘉謨疊疊。著在人心。行將史氏採而列于蘭臺石室之中。豈止荆人編而布于長曲短歌之內哉。

### 傲霜草序

洞庭山水英靈之壤。師席文章統會之宗。萬寶千奇。江漢于中讓大。高音妙響。坵壇自古獨先。舜源譙公。秀稟于天生。居此地。筆酣墨飽。八百里風雨飛來。賦就文成。十二峯煙嵐驟起。惟其車武子之勤脩不倦。所以張燕公之得助爲多。及其師表荆門。真足範型群彥。座前開絳帳。猶翻此日新聲。頭上有烏紗。不廢當年舊茶。篇篇吐海擅之氣。字字成翡翠之文。先生間或收藏。

留作楚燕左券。弟子因而校刻。豫張西戍前茅。不佞弟。叨連六義之場。謬撰三都之引。辭雖有媿。喜實不禁。少焉秋月春風。共領鈞天之樂。自此蒙山惠水。競傳徙海之雄。嗟乎。一劔十年。可惜風塵淹至寶。片時千里。請從陌路看良騏。

### 詩存序

夫詩道至於今日。卑者淪於淺率。高者墮於玄奇。不爲白司馬之重儻。便作李王孫之下隸。吾

州我生黎君。菁華可挹。秀美兼收。出口湊引商。刻羽之音。齒牙自利。裁牋有陣馬風檣之捷。手筆爭飛。若夫起草成詩。每有生花妙語。鑄詞爾雅。直追王孟之遠神。琢句清塵。大得錢劉之逸致。汰除舊稿。稍輯新聲。題曰詩存。訂於盟好。嗟乎。未掃烟花。供點染。絕不幽深。依然風月。伴敲推。偏能典麗。何必奚奴負走。難教老婢輕吟。請懸秦市之金。無媿郢城之雪。

重刻唐鄭都官詩序

嘗聞凡爲誌者。山川之後曰人文。曰流寓。蓋以山川鍾爲人文。而人文又能重夫山川者也。流寓雖不鍾于此地。山川。然或依人避亂。或假館逍遙。登臨託于篇什。感慨寄于文章。能使山川著美者。則流寓亦多如荆襄相望五百餘里。而吾州據其中。夫此五百里內。不惟自昔人文落。即睽焉畱滯。信美忘歸者。良亦少矣。所以攬

轡而訪伊人之宅。入疆而招客子之魂。無從耳。唐鄭都官。袁州之宜春人。僑寓荊州。而實讀書于白社。白社。吾州治北。南去城一百七十里。與荊州近。故如渚宮亂後。送徐端公南歸。奔避寄南浦。謫官。諸作。可考也。郡中惟胡伯瑕家有藏本。一日出以相示。快讀一過。恍若長揖都官于白茆荒山之間。相與上下揚扝。恨不能買絲而繡趙平原。作亭而圖孟襄陽也。伯瑕遂商以梓

行爲此五百里山川。一洗黯淡之色。余因惟山川之秀。不大閔。則不大發。要此五百里內。何山不靈。何水不秀。既已閔之千古。定當顯于一朝。應運而興。其在伯瑕焉。伯瑕多才夙慧。無書不讀。無體不諳。豈非山川着意鍾靈者耶。異日志郡乘者。徵流寓。則必首都官。徵人文。則必首伯瑕。當與荆山惠水。同一流峙矣。余何幸而得尚友都官。身交伯瑕。兼遇如此者。故喜而序之。

龍潭集目錄卷十二

賀文

賀南鄉張公膺薦文

賀孫侯入計文

賀姜公部運文

賀張茂才六十文

賀某母八十文

賀鄭母六十文

賀吳郡侯晉擢藩大夫暨誕辰文

龍潭集卷十二

荆門龔黃南華著

賀文

賀南鄉張公膺薦文

代

夫春陵介豫之東。臨沮介楚之北。相距不數百  
里而遙。時山東新泰。嗣憲張公。令中鄉。中鄉皆  
古春陵地也。歷三載。卓有循聲。關中直菴張公  
爲臺使者。露章首薦之。寮屬貳尹楊公。少尹趙

公。尉鄒公。謀一言以佐觴。其少尹與吾臨沮幕  
長趙公。兄弟也。馳一函于弟。而以言屬不佞。不  
佞。誼不可謝。乃因張公所蒞之地。而徵其事于  
古。蓋論治于三代之下。莫如漢。漢循良輩出。而  
垂聲不朽者。莫如中州。中州莫如春陵。春陵附  
天下之中。鍾天地淳龐之氣最厚。醞釀磅礴。逾  
于四隅。稽其人與地值者。如召信臣以父著。杜  
詩以母著。劉寬以仁著。法雄以神著。羊續以懸

魚著。皆烺烺史冊者也。今張公以南宮高第。筮  
仕。而得春陵之中鄉人與地值矣。張公雋材擅  
海內。博聞強記不具述。公少年讀龍門扶風之  
言。而召杜諸人遺事。多所流覽。以平日佩服之  
言。而一旦經其人歷履之地。褰帷訪古。攬轡觀  
風。我知其感慨吁嗟徘徊而不忍去。豈有不以  
言而見之行事者乎。公之爲人。無疾言。無怒色。  
無愆行。而丰裁則凜凜如霜。韜光不露銛刃。遇

事風披電掃無畱行。其心如冰。文如砥。又如海  
岳之高深。多所容納。功成而復不有。故邑賦若  
千緡。不假榷楚。袖白鋸而樂輸者如流水。日理  
十萬家訟。片言可折。案無滯牘。其接父老子弟。  
霽顏溫諭。不啻慈母之于嬰兒。邇年大旱。雨如  
珠。螟蝗煽虐。百計調停。故民無轉徙溝壑者。日  
進諸縫掖。商文較菽飲之食之。甲乙之。而人有  
指南。遇二三寮屬。藹若家人。絕無畛域之嫌。諸

他善政。未易縷縷指數。猗歟嘉哉。跡公之所爲。  
雖未必若何而召。若何而杜。若何而劉。而法而  
羊。鍼縫相合。刻舟求劔。然其精神夢寐。則日相  
流通者也。如是而可不曰張公。今之古循良乎。  
要固春陵天地淳龐之氣鬱而復鬯。召杜諸人  
之業。絕而欲續。而公際五百年名世之會。適發  
軔于名宦濟美之鄉。其人其地。巧相符合者也。  
故不惟玉女蓮花諸峯。滄滄泌丹之烟雲草樹。

千餘年來。復覩漢官威儀。卽博望昆陽之間。殺氣愁聲。爲之一洗。功何偉烈。然則今日一露章之薦。詎足爲公重耶。夫一薦固不足以重公。國家勸賢之道。自如是耳。漢固多循良。要其上綜覈名實。有以鼓舞之。漢制歲一再下詔。獎予勤事吏。二千石至六百石以下。增秩賜金。璽書有差。故人人自奮砥礪于事功。明服官而才能稍著者。則有御史旌之。久而益著。則露章薦之。又久而政成。則爲之官。其父擢而爲諫議。爲直指。次則亦卽署。與漢法無異。公之仁聲仁政。無愧召杜諸人矣。春陵有公矣。公爲春陵重矣。行且公孤論道。以弼一人。奚啻官其父。而諫議而直指。而卽署以稅駕也哉。謹序。

賀孫侯入計文代

今上御宇之四十有三年。海內入計之吏。又當輻輳闕庭。以俟主爵者。殿最之。計其人不下千



有奇。徵其歷年多而功愈高。屢試而齔不折者。概不多見。不佞曩爲大家宰之曹郎時。所身親而目覩也。今得一孫侯馬。侯江以南之毘陵人。少負經濟之才。目中不可一時。初筮仕而得潯陽。三載績成而覲。再仕而得荆門。三載績成而覲。使其材非天授。卽一試而偶效。再試而技不窮乎。今試之潯陽。旣如彼。試之荆門。又如此。材可知矣。然以荆門而視潯陽。難不啻十。夫潯陽

爲天下之孔道。荆門亦爲天下之孔道。繁劇兩相埒也。潯陽左擁匡廬。右矚彭蠡。荆門西北則雲峯千疊。東南則烟波萬瀦。形勢亦兩相埒也。惟民風則大不相肖。彼恬而此悍。彼樸而此狡。彼腴者在中。而癯者在外。此腴者在外。而癯者在中。何也。以二十年以前之荆門。不得與二十年以後之荆門較。蓋自東征倭。西討夜郎。咸取道于此。一疲于兵。山中之祝融煽虐。連年不乏。

又疲于旱。湖上之陽侯鼓浪。無歲無之。又疲于水。昔年人舌不脩五味。耳不聞笙簧。目不辨吳絲之價。今家膏梁而戶絲肉。市人子襃衣大帶。耀通衢矣。又疲于侈。其地僅彈丸。其利錢鏹之所出。無舟車以濟之。而市豪惡年少。又盤據于中。蒙惠之上。其不爲麋鹿之場者幾希。侯來三年。而一切與民更始。撮其大政有五。迎送之繁。莫荆門若。冠蓋相望。鼓吹絡繹。致敬于東。失候

于西。今則車上貴人。無不忻然去矣。語曰。蚤夜飭厨。傳戒廩餼。侯實有焉。征輸之艱。莫荆門若。暘藉旱竄。雨假水通。甘心榷楚。以徼天幸。今則樂輸者恐後矣。詩曰。豈弟君子。民之攸歸。侯實有焉。訟獄之詭。莫荆門若。拳勇如市。薄暮塵起。青天之下。風雨橫來。今則强者鋤而弱者植矣。書曰。無虐烝獨。而畏高明。侯實有焉。清戶之弊。亦莫荆門若。均甲故事。相沿成風。富者田增。而

音澤集 卷三  
差不加多。貧者產去而丁存如故。侯甫下車時。值此役。侯下令曰。非法也。嗇矣富人。哀此糞獨。莫若以荆門之賦。配荆門之戶。庶乎其可瘳也。故當時卽大姓之子。亦寢盈庭之議。易曰。衷多益寡。稱物平施。侯實有馬。馬政之苦。亦莫荆門若。驛猾無賴。居爲奇貨。饑則親執其鞭。飽則泥封其戶。侯至前日。適值此役。侯下令曰。非法也。上之除縉紳青衿之輩。下之除灌園屠狗之流。

必以荆門之人。分荆門之役。庶乎其可瘳也。故至今郵亭之上。無復虺頽之嘆。詩曰。四牡騤騤。嘽嘽駱馬。侯實有馬。夫以凋殘委瑣之區。苟得一二善政。猶足以濟難匡危。况五美並舉。縣官寧不賴之。卽置之元康神爵間。恐亦不數數見也。惟其材愈練愈熟。愈熟愈弘。故投之以大而不可見其大。遺之以艱而不見其艱。譬之干將莫邪。卽至剗兕斷象。而銛如故。蒲梢龍文。卽至盤

封歷塊而駿如故也。覈其所自。皆原于侯通陽  
晝之釣焉。昔宓子賤守單父。而陽晝以釣道送  
之曰。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爲魚薄  
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  
也。博而味厚。子賤守其說。而單父治。侯于荆門  
雖無魴可釣。然問其庭以內。有所爲陽橋者。無  
之矣。問其門以外。有所謂陽橋者。無之矣。有之  
而車驅之矣。侯之治行爛然如是。我知寇恂之

借。不得遂河內之請。而三公之擢。其在此穎川  
之上乎。侯轅將北矣。佐幕諸公。徵文祖道。不佞  
亦僭附于善。則揚之之列。于是乎書。

賀姜公部運文代

嘗慨丈夫在世。非時不顯。故其人可馭風雷。而  
浴日月。時當無事。袖卻經綸。卽主爵者用之。而  
又不能盡其用。况置之清冷閒曠之局。是不知  
龐士元非百里才。而以不龜手藥。荼泝澣統也。

良可深嘆。余往逢中都姜伯子貞之于薊門。見其英風撲面。兩目如曙星。不可迫視。已心竒之。既而往還漸久。杯酒深談。始知其人芳潔孤高。條然如雪田玉鶴。下筆千言立就。無一字不快人心。議論竒偉不群。終朝達旦。玉屑霏霏。吾驚怖其言如河漢而無極。蓋其人天分最高。又能多讀天下書。多諳天下事。多閱天下人。故其光燄如此。且膂力過人。能運數十斤鍬矛。手馘百

夫。其他瞿曇羽士家言。及六書畫苑青囊肘後。唐舉李虛中諸術。罔不究其精微。余嘗對友人言曰。姜貞之天下竒人也。使生當戰國時。可以立談而致卿相當。漢高光時。可以與留侯馮異比肩。當洪武時。可以取一玉纏腰。俱不論。卽今置之東觀石渠間。貞之而能爲良太史。置之疆場而提百萬之師。貞之而能爲儒帥。置之言路。貞之而能爲名給事御史。無之而不可。柰何以

一州司馬往。夫荆門在萬山中。惟綠麻一堤。當漢水。無所事利。卽有西門豹鄭國之材。且受成于郡丞矣。州司馬何爲。軍伍至今日。富者念室家。自進買閒。貧者苦上不便之役。相率引去。勾攝雖嚴。補伍仍空。故事耳。以故終日兀坐冷署。自僕僕迎送外。把酒手一編矣。何足以盡貞之材哉。貞之何不幸而生于今之時也。然公自乙卯秋九月下車。材能亦稍稍著矣。冬運米入鄂。

克稱職。丙辰夏視雲杜之篆。有大規畫。至今新令尹賴之。丁巳州別駕缺。監司郡中尊。以兩年未運之南米屬公。荆門邇年爲滯。兩驕暘所困。民視斗米如斗珠。公百計調停。刻期以辦。而民稱便。兩年之米。近二萬餘石。江濟等銀三千。有奇。啣艦挾橐于大江中。是蛟龍垂涎而盜賊側目者也。公涉風濤。若過枕席。以故南中尚書大司寇兼大司徒黃公。司徒之曹卽白公會公。主

政張公。司馬之主政。謝公。司空之主政。但公。倉院孫公。各馳檄捐金優獎。旋之日。屬下官吏。及父老子弟。知余與貞之善。屬余以酌者之詞。余應之。復慨然嘆曰。荆人知以運米爲公賀。而不知公之爲何如人。卽以余前言告。幾能許我。要余奇貞之。而亦不知貞之之所以奇。說者曰。龔山自禹以玉帛會諸侯。千餘年來。生我太祖高皇帝。與一時王侯將相。至于今而未盡洩之。

英靈猶鍾于誦詩讀書之子。如貞之輩其人者。又曰。蒙城古漆園。史稱莊子蒙人。又稱其爲漆園吏。故今貞之飄飄然有莊生氣。噫。丈夫能如此。卽生不逢時。亦幸矣。况一日千里。何可量哉。余因諸君之請。而微發其論。以告知音者。

賀張茂才六十文

夷改鄔郢間之形勝。東南一帶。汨汨莽莽爾。西北則千峯萬壑。吐秀爭奇。撫其尤。僊居之。馬稜。

龍溪集 卷三  
峯爲第一。邃洞飛崖。鬼斧神工。自茲而漸入。則  
有隆中鹿門諸勝地。秦漢以來。隱君子多栖息  
于此。龐德公隱于耕。孟浩然隱于詩。皮日休隱  
于酒。卽諸葛亮遠自瑯琊。抱膝隆中。而龐道玄  
棄彼衡陽。習佛襄園。倚歟勝哉。余恨不能生當  
其時。以杖屨從五君子後。今幸遇一張君。稍慰  
余慕古之心。張君材甚高。漁獵百氏。少籍諸生。  
以數奇不前。于是倣五君子之隱。隱于馬稜峯。

下。君膏田沃野。富于洛陽。春風秋雨。一耒躬耕。  
龐德公也。楊床藪架。牙籤萬軸。朗吟悲歌。與古  
爲徒。孟浩然也。田家作苦。斗酒自勞。麴社尊罍。  
以供佳賓。皮日休也。治佛齋僧。掩齒瘞骨。分金  
急難。買水周鄰。龐道玄也。夫彼四君子者。道屈  
時亨。固可以高尚其志。使其出也。亦能成諸葛  
亮鼎足之勛。諸葛亮使姓不易劉。三請未加。又  
豈肯輕出隆中也哉。合五君子而觀之。可以知



張君之隱。是抱諸葛亮之材。而遇皮孟二龐之時者也。合古與今。而有此六君子矣。此六君子者。出所當出。處所當處。非不能處。而以出文之。非不能出。而以處文之。易曰。初九潛龍勿用。九二見龍在田。此六君子之謂矣。抑又有言。即使張君童牙逢時。富貴白首。今亦宜歸田矣。不觀君家之畱侯乎。漢鼎已定。尚未衰白。且飄然從赤松子遊。君今正從赤松遊時也。若以身爲縫

掖。此時而猶以青雲之綦佞。進言者亦太迂矣。况令子三行。表表不群。青雲之路。後人可躡。何必于君身而後快哉。且聞清風逸節。代不乏人。先是尊公。名高月旦。州大夫慕其行誼。禮爲鄉祭酒。身親勸駕。是泰山之上。既有喬松。喬松之下。復有茯苓矣。時屆六十。客至稱觴。余言甚魯。不堪佐酒。或可稍備。異日嗣賀者。采實錄云爾。

賀某母八十字

嘗觀夫百花之在樹也。莫不繽紛璨璫。迨狂風  
猛雨妬之。落英滿地。其堅不能撼者。蓓蕾猶故  
漸纍纍焉。如珠如彈。以時而實爾。其後也。或薦  
之宗廟。或登之俎豆。或盛之筐篚。然後知受氣  
厚者。而用亦大也。其在人也亦然。太公老而釣  
于渭。升沉代謝。閱歷已多。待文王獵而載之後  
車。鷹揚奮牧野之師。爲周武功第一。使太公無  
師尚父之福。其摧殘于少年也。不可知。何論八

十。其在女子也亦然。魯九子之母。與漢嚴延年  
之母。一封爲母師。一號曰萬石嚴嫗。彼無祿諸  
姬。六珈方笄。紅顏銷落。尚不能爭婉孌于香奩  
之側。安望其暮年有崇高之福也。其在今某母  
也亦然。母自髫年歸于某。孝姑嫜。順夫子。睦宗  
族。敦戚黨。課僮僕。嫻女紅。諳中饋。大閑小節。無  
遺美。中道而夫君逝。益勵松筠之操。其子某爲  
郡功曹。今秦六載之績。適值春秋八十。子異日

或能追蕭相國故事。母當星冠霞帔。遞進百年之觴。與魯母師。漢萬石嚴嫗。後先濟美。稱福人矣。譬之花木。惟其有宗廟之薦。俎豆之登。筐篚之盛。而狂風猛雨之所不能妬者也。母之受氣亦厚矣哉。且母幸際亨時。何也。今上御宇。至四十有六年。是二祖八宗所不逮者。蓋堯舜在上。民不夭札。不然。卽木蘭之勇。蔡琰之才。中原有事。辛苦窮荒。卽欲歛代父之戈。而移十八拍咏文之以謝請者。

賀鄭母六十文

昔程嬰公孫杵臼之爲趙朔客也。朔當下宮之難。而生遺腹子。杵臼曰。立孤與殉節孰難。嬰曰。立孤難。杵臼曰。吾爲其易者。嬰乃匿趙孤山中十五年。乃得免。嗟夫。以杵臼之烈。而難于立一

孤則立孤豈尋常事耶。不意千載後。一楚鄭太  
母。絙也。母年十八。自韓而歸于鄭。不五年而夫  
君逝。遺腹三月而生子。今字憲。辟者。又三十餘  
年矣。與程嬰後先爭烈。卽杵臼而今日在。寧不  
遜焉。嗟夫。使天不憐趙。不賜之遺腹子。則趙無  
孤。使天不憐趙。不賜之嬰。則趙亦無孤。使天  
不憐鄭。不賜之遺腹子。則鄭無孤。使天不憐鄭。  
孤。不賜之母。則鄭亦無孤。趙以嬰而祀。鄭以母

而存烈矣。雖然。今試細評其事。母視嬰難有三。  
嬰男子也。流芳遺穢。辨之者熟。母女子耳。要譽  
非其所計。難一。同爲趙氏客耳。杵臼旣慨然蹈  
白刃。嬰寧不激。母無所形而然。難二。山中之匿  
僅十五年。母卽今倍過之。難三。嗟夫。白旣以難  
遜之嬰。嬰又不得不以難遜之母。以古兩烈夫  
夫所爲。而遞下母一等。母豈恒婦人耶。且自古  
忠臣貞婦。俱鍾天地勁氣而生。不則。有種矣。考

太母母家。派演昌黎之後。越數十世。其祖有諱  
思忠者。在國初爲大將軍。以白溝河姑蘇之忠  
烈著。子孫世襲千夫長。則母之貞烈。有所授之  
矣。嗟夫。母以閨閣之流。提一遺腹子。幾歷春秋。  
前無古烈士。後有光于乃祖。非人世可多得者。  
幸其子孝且文。孫三行皆偉器。異日次第青雲。  
亦可藉手以報母矣。嗟夫。孰持余文付以太母  
狀。白其事于上官。而令聖天子旌其閭。

賀吳郡侯晉擢藩大夫暨誕辰文 代

夫朝廷之大利大害。內而惟臺省能悉。民間之  
大利大害。外而惟郡縣能詳。兩種精神。旣到。纖  
細旣周。豈啻藩臬。卽晉而公孤師保。亦不過以  
胸中之所諳練。耳目之所覩聞。舉而措之耳。郢  
守玄翁吳公。甫報大參之擢。適值懸弧之辰。郡  
倅何公。司理俞公。以不佞與公在江南有桑梓  
之誼。今家兄郡丞。又在宇下。因走字不佞。以脩

酌者之詞。不佞雖曾讀東觀石渠之書。未必嫻  
龍門扶風之業。然不敢以不文。而孤千里之札。  
况頌吳公者。卽以吳公而頌吳公。夫且不悉。又  
何煩飭以縟詞耶。夫吳公自釋褐登進士。除授  
義烏。善政徽猷。未易敷陳。三年以治行高第。考  
選臺中。是吳公在義烏爲良縣令。及甲子持梁  
州之斧。丙寅乘東粵之驄。兩邦人才之舉措。庶  
事之更張。凡有關於國寔民生者。無不條分縷

析。著爲章程。至今洱海巫山之上。刊鐫不朽。是  
吳公在北臺。又爲良御史。故當時聖天子以  
謂外郡每難得人。乃以臺中之卓異最著者三  
人。外改雙轡五馬之職。故武昌得大倉之李公。  
襄陽得僊遊之唐公。而承天得我涇縣之吳公  
也。一時斌斌生輝楚郡。而郢中繁難凋弊。有同  
饑渴。甫得公報父老子弟。無不懽呼載道。以爲  
惟策山東之杖。來觀西漢之業。及公下車。謁廟。

撰文一通。暴之神明。播之黎庶。至今三年以來。持霜雪以範一身。朗日月而照萬里。慈祥愷悌。比屋絃歌。無不與告。廟文符。其政之大者。築河而民不魚鱉。積粟而民不溝壑。省刑而囹圄生春步。禱而甘霖隨澍。自有大史采而書之。是公在郢中。又爲良大守。昨年冬。當會計天下之吏。而公再得以卓異著。聖天子又思今天下之爲藩臬。亦每難得人。時大參缺出。卽晉公紫薇

行省。今其位雖漸尊。其地雖漸廣。而所以承宣上意。與循行民隱者。又豈外於郡縣之規畫。公但以義烏之縣譜。與承天之郡績。廣栽甘棠於白兆山前。櫛木道上。便足爲良藩大夫矣。抑不特此也。余謂聖天子又當有隱衷焉。夫今九重之焦勞。四海之愁嘆。百司庶府日夜仰屋而攢眉者。孰有大於寇鋒之未挫哉。彼自昨冬一渡黃河。再渡襄江。直搗荆門。屠毒當邑。其不近

茂陵之松柏。豐沛之榆枌。亦僅百里耳。剪滅之權。雖在制治。撫鎮與諸將領。而其調停政事。撫字閭閻。清隱亂於未萌。安反側於將形者。其權實在藩大夫焉。彼其操不震不驚之大識。守必作必爲之獨權。寧有過於公之鎮靜者耶。則是此擢也。又不僅僅於保釐而已。跡公生平之素履。度公異日之崇階。亦只須以郡縣藩臬所熟之大利大害。演而爲論道經邦之公孤師保。貽朝廷廣大之仁。養海內和平之福。未山河於萬禩。畱事業於千秋矣。若以交梨火棗之誕詞。東海南山之套語者。進知音者當掩口而笑矣。寧足以當公耶。是爲之序。



龍潭集

卷三

三



